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

湖区画记

著 蒋彝

朱凤莲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

湖区画记

著

蒋彝

朱凤莲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区画记 / (美) 蒋彝著; 朱凤莲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书名原文: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

ISBN 978-7-208-08563-3

I. 湖… II. ①蒋…②朱… III. 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68797 号

责任编辑 张 铎 郑 渠

封扉设计 杨林青

版式设计 肖晋兴



世纪文景

湖区画记

蒋 彝 著

朱凤莲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0.5

字数 55,000

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563-3/ I · 665

定价 22.00元

目 录

前言 Foreword	郑达 Da Zheng	1
序 Preface	赫伯特·里德 Herbert Read	21
引言 Introduction		24
瓦斯特湖 Wastwater		32
德韵特湖 Derwentwater		60
八德连湖与昆默刻湖 Buttermere and Crummockwater		113
温德米尔湖 Windermere		123
莱得湖与格遇斯迷湖 Rydal Water and Grasmere		132
结语 Conclusion		143
英伦湖区之梦 A Dream of the English Lakeland		148

前言 Foreword

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国际中国艺术展在伦敦的皇家学院展出，史无前例地汇聚了英国、中国及其他数国的绘画、书法、玉石、雕刻、铜器和陶瓷作品。在社会对中国艺术渐感兴趣之际，这展览也勾起民众对亚洲文化与历史的热爱及求知风潮。

展览的许多相关刊物中，有一本《中国之眼》(*The Chinese Eyes*)，由一位默默无闻的作者执笔，尤其突出。书名直指中国人观看事物的方式，特别是在艺术及自然方面。内容不受学院专业术语束缚，妙趣横生，深富创见。这位老练的艺术家简明深刻地诠释中国艺术，对哲学、文学及美学的本质提出珍贵的洞见，最为重要的是，彰显了中西方艺术品味与技法的差异。的确，本书广受读者喜爱，出版一个月后旋即再印，再一个月后第二版也紧接着问世。

《中国之眼》的作者蒋彝，是一位画家兼诗人，旅居英国不满三年。蒋彝1903年出生于中国东南部以瓷器出名的江西，家境富裕，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少时即习绘画诗词。时逢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文化大变，清朝于1911年被推翻，军阀内战祸延多年。同时，外国势力竞相争夺中国的政经利益，当局穷于应付列强的瓜分割据，蒋彝因此进入大学主修化学，他相信科学必能建设富强的新中国。

但毕业后，他却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他首先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抗军阀，之后连续出任三个地区的县长，包括家乡九江。体悟中国腐败的政局后，满腹理想和年少豪情也痛苦地随之烟消云散。1933年，他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政治学，梦想着一年后归国能致力于中国社会及经济的改革。但一连串出人意料的事件使他继续旅居海外，1935年他成为东方学院的教员，1938年在韦尔

科姆医学史博物馆 (Wellcom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牛津，1955 年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聘，直至 1975 年才得以归国，阔别祖国共 42 年。

虽然《中国之眼》引领风骚，却未能安慰蒋彝之心，他处于中日战火边缘的中国家人而忧心忡忡。他内心日夜受乡愁煎熬，1936 年 7 月，在朋友的建议下，决定游历湖区。湖区与英国许多著名诗人、作家渊源深厚，例如渥尔渥斯 (Wordsworth)、柯勒律治 (Coleridge)、骚塞 (Southey)、德昆西 (De Quincey) 与罗斯金 (Ruskin)。蒋彝在伦敦待了三年，在电灯下工作，于烟雾弥漫而拥塞的工业城市气氛下漫步，在在使他怀念起山林河川。这之前，1934 年夏天，他与一些人同游北威尔士，却“极为失望”，因为他没有片刻可以自在不受别人之扰，以致无法独自沉醉在大自然里仔细地欣赏湖光山色。7 月 31 日蒋彝来到瓦斯特

湖 (Wastwater)，接下来的两周，他到访德韵特湖 (Derwentwater)、八德连湖 (Buttermere)、昆默刻湖 (Crummockwater)、温德米尔湖 (Windermere)、格遇斯迷湖 (Grasmere)，旅途中画了不少当地的速写。要在伦敦觅得一处宁静的角落，似乎是缘木求鱼，但湖区却充满恬静闲适。他写道：“这是我的英格兰时光中最欢怡的片刻。”

8月12日回到伦敦，有封信等着他。伦敦的乡村生活出版社 (Country Life Ltd.) 社长来函，他曾在《伦敦新闻画刊》(*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见过蒋彝的《圣詹姆斯公园的鸭子》(*Ducks in St. James's Park*) 画作，希望能与蒋彝会面。会谈中他提到恒松郁生 (Yoshio Markino) 出版的《伦敦的日本画家》(*A Japanese Artist in London*, 1910)，于廿年前畅销一时，建议蒋彝可考虑以他的画作撰写一本《伦敦的中国画家》(*A Chinese Artist in London*)。蒋彝微笑回答：“这些年来

我一直致力于此。”他拿出到访湖区期间所画的手稿与文章，自信足以汇编成册，而社长也将稿子带回审阅。

翌日，乡村生活出版社社长来电，他告知蒋彝此趟旅程不够丰富，作品不足以付梓成书。至于画作，他担心以中国画的形式呈现湖区风貌，欣赏的人恐怕不多。

这时蒋彝已在东方学院任教，该校图书馆有不少中国游记，多由传教士或外交人员所作。蒋彝大略浏览后，发现大部分的作品“时有不实，或使人不悦”。这些书的作者为迎合西方“病态的好奇心”，大多集中描写鸦片鬼、乞丐及苦力等异国情调，根本没能真正了解中国。有些作者只驻留数月，有些甚至不识中文。然而，这些书都颇为畅销，却只徒然助长偏见及误解。蒋彝因而认为，他应当发表自己在英伦的所见所闻，“旨在刻画人与人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彼此间的差异，或搜奇抉怪”。

他将稿子投给为他出版《中国之眼》的梅休因出版社 (Methuen)，却马上被退稿，之后他试了数家出版社，皆一一被拒。还未成名的作家想出书，的确不容易，更不用说是一位非英籍作家了。

令人意外的是，乡村生活的社长六个月后来电，询问“伦敦”一书的写作进程。蒋彝坚持，除非“湖区”先出版，否则他不会下笔撰写“伦敦”。一个月后社长告知蒋彝，出版社“决定冒险出版不被看好的英国湖区游记，条件是不支付版税，只赠送六本书”。蒋彝接受了，下周于签约时，却发生出乎意料的阻碍：出版社拒绝以《哑行者在湖区》(*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 为书名，因为蒋彝的笔名“哑行者”与英文的“灾难”(sinister) 发音相近，怕会引起苏格兰场^[1]的疑心。蒋彝辩称这是杞人忧天，并认为这书名能刺激销售。最后他们终于达成共识，书名修正为

《哑行者湖区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

1937年秋天新书出版，书中有艺评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撰写的短序。他赞许蒋较早的作品《中国之眼》文风明晰易懂，引导西方一探中国艺术的殿堂。而对《湖区画记》一书，里德认为蒋彝证实了中国艺术“不受地理空间所束缚，那是全人类共通的，可表现中国山水，也可诠释你们英国的景致”。蒋彝的贡献如渥尔渥斯，他们表明“所有真实的感受与思维都是相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两种永恒的关系，天地恒在人恒在。会变的是人类表述与感知这层关系本质的能力”。

蒋彝亲身探索并发掘里德所指出的“共通性”及“两种永恒”，在某种程度上，这本湖区之书就是此事的记录。蒋彝一向以为英国“以海洋为依靠”，“与家乡有所不同”。然而，此趟湖区之行却让他认识到“大自然是如此四海皆同”，瀑布、树、

山、石与云，看来皆何等熟悉，令他想起故乡，并得以比较两地的异同。他有感于“大自然一本初衷，不因我的来去改变分毫，天地不变，惟心万变”。在书中，蒋彝从不企图隐藏自己的种族及伦理观念，他甚且进一步以自己的角色宣示了外来者的身份，暗地里调侃将东西方截然分开的蛮横藩篱。他的喜好别具一格：喜爱徒步胜于坐车，享受独处更胜友人相伴，亲身走入自然而不依靠观光指南。然而，他又能动地以他个人特质背后的逻辑说服他的西方读者。例如，他宁可在德韵特湖的路边休息，也不愿如其他游客般马不停蹄。路过的人只觉得这“惨兮兮的中国人”看来可笑，然而，能够欣赏如画美景，他乐在其中，其他“所谓的大自然爱好者”却错过了这风光。他远观斯基多山（Skiddaw）“有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淑女坐在那儿，身着礼袍，四周围绕着紫色及褐色的层层皱褶帐幔，日落余晖中闪耀丽影”。划船则

是另一个例子，蒋彝与中国友人的控船方式似乎并不正统（面朝前方划桨），看来很蠢，但他自有一套实用及美学的道理。简言之，蒋彝的中国人身份在讨论西方文化时发挥了优势，而且能在东西方二者间异中求同，同中取异。

《湖区画记》中有蒋彝12幅画作，每幅均另有中国书法题字，一至两首诗不等，使本书洋溢独特的异国艺术风格。所有画作皆为水墨画，中国毛笔以不同的运笔速度及水墨量，可在宣纸上画出光和影。这些画作无疑是中国式的（虽然与水彩有几分相似），身为读者，看见英国风景的黑白照和蒋彝的水墨画时，一定会惊讶两者竟很相似，并赞叹东方画家的观察丝丝入扣，能捕捉住西方人忽略的风景神韵。蒋彝声言：“我记忆中不曾有英国水彩画家以这些风景作画，尽管那在秋天俯拾皆是。”

尽管表面上大致相似，蒋彝的单色画风与黑白照片在本质上

并不相同，“中国之眼”是其中关键，这是中国艺术家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诠释。一台照相机可通过镜头机械地呈现风景，但中国画家则运用笔墨，观察、筛选、重构世界。蒋彝是少数试图以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表现西方世界的先驱，而“哑行者”系列也证明，他所试验的技法与题材都具扩张性，他是最大胆且富原创性的作家之一。湖区一书与后续出版的“哑行者”游记有所不同，后者大多描绘西方建筑、城市景观及都市居民，该书却以山水画为主轴，所画的山河、农舍、树木，与中国传统绘画几无二致。蒋彝尝试将熟悉的绘画元素运用在完全陌生的景物中，即使是书中惟一一幅有人物的画作《雨中上教堂，沃斯谷山岬》（*Going to Church in the Rain, Wasdale Head*），也极易被误认为中国的雨景。通过毛笔的局限及其可能性，同时因着中国艺术的传统，蒋彝必定在湖区风景中找到了共鸣，那既是他的旅伴，也是他入画的主题。

蒋彝的表现手法根源于传统艺术，而传统艺术强调以简洁来反映大自然的真实面貌。中国的远古先贤曾热切思索此种表现手法，深信外表的肖似仅是次要，艺术性及个人情感的流露才是重点。老子的《道德经》开宗明义道：“道可道，非常道。”即点出这种自我矛盾。换言之，大自然超然独立于文字或艺术的语言之外，而语言，作为一种引向观念与知识的自主体系，却在阻碍、扭曲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即针对此一限制声言：“我们在使用语言时，就已经被圈在语言的界限内。”

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中国艺术里，颜色、光线，甚至造型都被认为是无常且短暂的，并不重要，因此常以非写实的手法来表现。山水画不像照片，它不常模拟自然实景，然而矛盾的是，这样的表现手法却更忠于自然，因为它触及了自然的本质。蒋彝写道：

“中国艺术家尽力挥洒胸中山水，而非自然中的山水，因之不以

肖似为目的。然而，因为他们的作品是源于对大自然最纯粹的印象，本质上仍是种摹拟。”在这些画作里，蒋彝略过山水的许多细节，几乎都没有人物，这种演练即具体呈现了他所声称的，勾勒地貌的轮廓，捕捉概括印象，暗示未出现在画作中的物体，才是精髓所在。

有趣的是，通过“中国之眼”呈现的湖区艺术图像，与渥尔渥斯的表现论相呼应。渥尔渥斯坚持真正的艺术家应当自由无拘地记录自己受大自然激发的想像及观感，只有如此才能达成首要目标，描写出眼前景物的“本相”。对渥尔渥斯而言，想像是主观的，因为它“并非呈现事物的表相，而是事物在诗人心中的样子”。他提倡画家在散步时应“虔诚地留意身边一切事物”，等过了一阵子，再将留存在心中的景象拿来运用，因为那保留了“景物的本相及精粹”。渥尔渥斯的诗艺与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论相

似，都强调本质，而非事物外在的形式。

除了少数讨论道德议题及当时政治局势的篇章外，《湖区画记》的风格恬淡安逸。但表面上的宁静与将至的惊骇危机形成对比，使人想起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或《大双心河》(*The Big Two-Hearted River*)的情节，暴风雨来临前笼罩着一触即发的宁静。1936年7月27日，蒋彝的湖区之行前四天，西班牙内战爆发，叛军轰炸马拉加(Málaga)，屠杀无数无辜市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终于平静一些了的生活，全遭暴力及残虐摧毁，战乱在欧洲似乎已势不可免。不稳定的局势重创蒋彝的心，他远在东方的故园惨遭日军侵略，家人也颠沛四方。

8月6日蒋彝在早餐时的那段长篇思索，正当他旅程的中点，象征性地成为叙事的高峰。他直斥战争对艺术造成全面的冲击，同时也质疑进步、文化与宗教等现代观念。正是因此，神圣